

藏

書

藏書親臣傳目錄五十二之五十六

一太子

二諸王宗室

三外戚

四后妃

五公主○列女附

○太子一

戾太子據

太子勇

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諸王宗室二

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

宋劉義康

○外戚三

○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竇武

楊駿

○長孫無忌

○后妃四

○漢馬后

○班婕妤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附竇憲

晉賈后

附賈充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附吉頊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公主五

宋荆國主

附李遵勗駙馬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桓少君

王霸妻

班姬

姜詩妻龐氏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涓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羊耽妻辛氏

洗氏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二

一太子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禰。使東方朔枚臯作禰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旣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

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  
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  
征。伐。上。笑。曰。吾。嘗。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  
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愔。雖。  
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  
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  
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  
上。時。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



及太子至上大聖人瘞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羞首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呪詛上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劔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

道呪詛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

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左。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於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

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謫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漢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

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  
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  
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  
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  
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學史園  
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  
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  
子，主人公遂格鬪，歿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

子乃下詔封李壽爲邦侯張富昌爲通侯久之巫蠱  
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  
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  
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戾太子旣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爲太子而使霍光輔  
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  
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  
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  
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  
法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  
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  
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廷獄夫入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與聖人卽  
賜死頃之帝間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  
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  
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

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太子勇

勇小名覲地伐隋文帝篡位立勇爲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飭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



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  
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  
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  
軸鴆毒遇於孟杓也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  
為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干汝  
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  
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  
宇文述深交楊素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  
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  
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覘地伐其阿雲相  
對面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其如此卽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  
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  
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  
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誦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  
又令段達私貨東宮辛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

素於是內外誼諫過失。自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  
自仁壽宮。徇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  
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  
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  
爲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  
以故遂敗。勇旣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  
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  
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

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勅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卽位，立建成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

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瘈叛殘孽，可請往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于洛水。于是建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之宮內。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進。王因中毒，血數升，扶病而歸。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旣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

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  
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  
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  
敢入而止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  
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  
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  
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元吉  
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餞  
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

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不。可。弔。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寶。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王。於。是。秦。王。密。

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  
今欲殺臣以爲世克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  
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  
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  
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  
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官府秦王  
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發於是秦王射  
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  
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挂墜不能起元吉



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  
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定成  
元吉疾秦王功高其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  
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  
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  
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  
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

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旣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宐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宐息安可以茲飭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

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方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  
休哉踵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  
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  
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  
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  
謀反賜忠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大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  
率又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

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大悅語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已志怨弘奏論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聞者莫

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登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朔矣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

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曰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于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太子，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旣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譁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摠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

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  
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  
林甫議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  
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  
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  
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  
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悅諸弟不難於諸

矣

藏書親臣詩卷五十二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

○一諸王宗室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  
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子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  
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  
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

破而梁所殺虜掠幽、河、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從於天子，招致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闕下，旣朝，上

國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與漢  
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乃  
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  
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  
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  
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  
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  
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  
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  
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  
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子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

諫。於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等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卽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

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  
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元王子郢  
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  
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  
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卽  
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爲平陸侯富爲

休侯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  
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  
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  
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  
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

不謬爲元王如可矣



二十年爲薄太后服

私姦

削東海薛郡乃與吳

王

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

○加○人○正○玄○纒○佈○

使杵曰雅春於市

○

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

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

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

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

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

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

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更封富爲紅侯富子

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  
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冝仕昭帝  
卽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  
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  
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辛巳八十矣德字路叔少  
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  
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  
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  
取待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與大。臣。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河間王德

德景帝子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  
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  
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  
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  
帝艱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  
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  
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咎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纍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

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蟲蠹，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稂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封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顛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

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修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賢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褒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塞

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六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舊典諸王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明年正月薨詔告中使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楚王英

英光武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磐王氏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

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嘗  
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  
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歿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  
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  
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  
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  
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  
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  
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

客更相牽引，然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

何神之有

馬將軍，真神人也。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

等始就國。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

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無不慕之。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不忍廢

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疏天下名士  
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  
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  
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  
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  
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掌  
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也使以聞上乃赦興等禁

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  
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  
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  
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  
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曰卽如是  
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  
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  
有發其姦者帝怒曰更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

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此？對曰：爲之上。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

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



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  
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  
苗欲䟽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  
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乃以其舅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聞之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旣而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

惡矣虎而冠者也。防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派  
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  
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  
臣安。于是大臣乃謀邊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  
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  
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  
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

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齊王旣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興居王自殺國除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

以鎮之。乃立灑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灑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捐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灑，招致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王愠，曰：「天下宗，死長安，卽葬。民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祭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於國實不病也。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卽位。錯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  
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  
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  
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同詔赦削東  
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



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兵而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

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饋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饋道吳

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涉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及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卽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

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詎王專并  
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勝有行多王薄  
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  
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家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

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歿吳王兵既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鏃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亦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滅

○淮南王長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  
高等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美人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肖  
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子惠即自殺吏奉美人  
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弊其母真定十一年淮  
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美人子爲淮南王名  
曰長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  
辟陽侯不肖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

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八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  
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乃扛鼎乃自襲金椎往詣辟  
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叩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  
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  
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戮報  
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  
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

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  
重上令昭弔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  
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  
千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  
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  
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  
忍置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  
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爲我貪淮南。

地邪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

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吟。詠。擬。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

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之乃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公卿  
言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  
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  
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  
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諸使者道長  
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以

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

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冀淮  
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  
捕王賔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  
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三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  
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  
國爲本○主○主○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  
殺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

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大宰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旣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道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



不軌遂斬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  
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  
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  
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  
孫秀曰中宮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  
親善太子之廢皆自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  
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  
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  
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旣害太子然後廢后爲

太子報讐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謚黨聞之。倫、秀因勸謚等害太子，以絕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矣。遂廢賈后爲庶人，而收捕賈謚等，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倫。遣惠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於是齊王問河間王顯成都王穎並擁兵  
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問獻王  
子也趙王倫時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  
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  
問大司馬加九錫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  
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即引去榮故酣飲  
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問主簿王豹致牋於問  
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  
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

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又發兵攻冏矣。又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及河間王顓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所車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

燒岡麻連戰三日岡敗斬之顯本以又弱  
爲岡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岡因奏  
而立成都王已爲宰相旣而又殺岡其計不果乃遂  
與穎同犯京都詔以又爲大都督距顯連戰自八月  
至十月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  
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東海王越慮  
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  
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遂收又  
至營爰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

之垂涕焉。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鎮鄴城。趙王倫之篡也，穎發兵應周。及穎誅倫，周率衆入洛，專擅威權。穎入見天子，卽辭出。穎形美神昏，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及周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周時。穎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檄，又使就第，而與顥將張方率兵伐京師。又被執，穎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耽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

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驚，天子棄於橐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起兵襲鄴，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挾帝擁頴，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頴遂爲長史劉輿所害。頴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顥懿弟孚之孫也。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顥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顥潛圖害又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

萬向洛，又死。詔以顥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將兵逼帝至長安。顥選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顥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顥，復知軍事。永嘉初，詔以顥爲司徒。顥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顥，并其二子。顥遂亡。司馬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卽位，復委



政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以憂死。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衆，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瑋焚其餘衆，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統及尚書令楊珧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

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卽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勇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讒料矣、帝遂大怒、收勇等付廷尉、攸陞辭數日、嘔血死、帝初愛攸、爲荀馮等所構、故出之、及死、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爲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真愚而真不智者也。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旣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仁，未可搃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憤怒，日使義康

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劫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卽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官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宮車若晏，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既至，畱之累月，將道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

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壞汝  
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矣義  
既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是上品帝嘗冬月嗽柑不  
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  
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叙致銓理令  
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  
扇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所親  
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  
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

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并誅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卒上以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甚爲士流所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怏怏不樂吏部尚書何

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二知其如此無能爲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識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爲拙輸財曄旣貪又愛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欵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

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  
君遺命、以成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  
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  
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己、崇奉  
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  
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熙先曰、昔毛  
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  
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  
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



建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近者殷鐵一言而  
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  
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  
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也今  
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  
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  
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  
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  
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

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累經  
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  
燕武帳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目曄。曄不  
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  
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曄。曄猶  
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允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  
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搨邪。明日送付廷尉。熙先望  
風吐欬。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  
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

刑吏部尚書何尚之曰：法以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并曄、綜、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藉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數，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爲人如此。